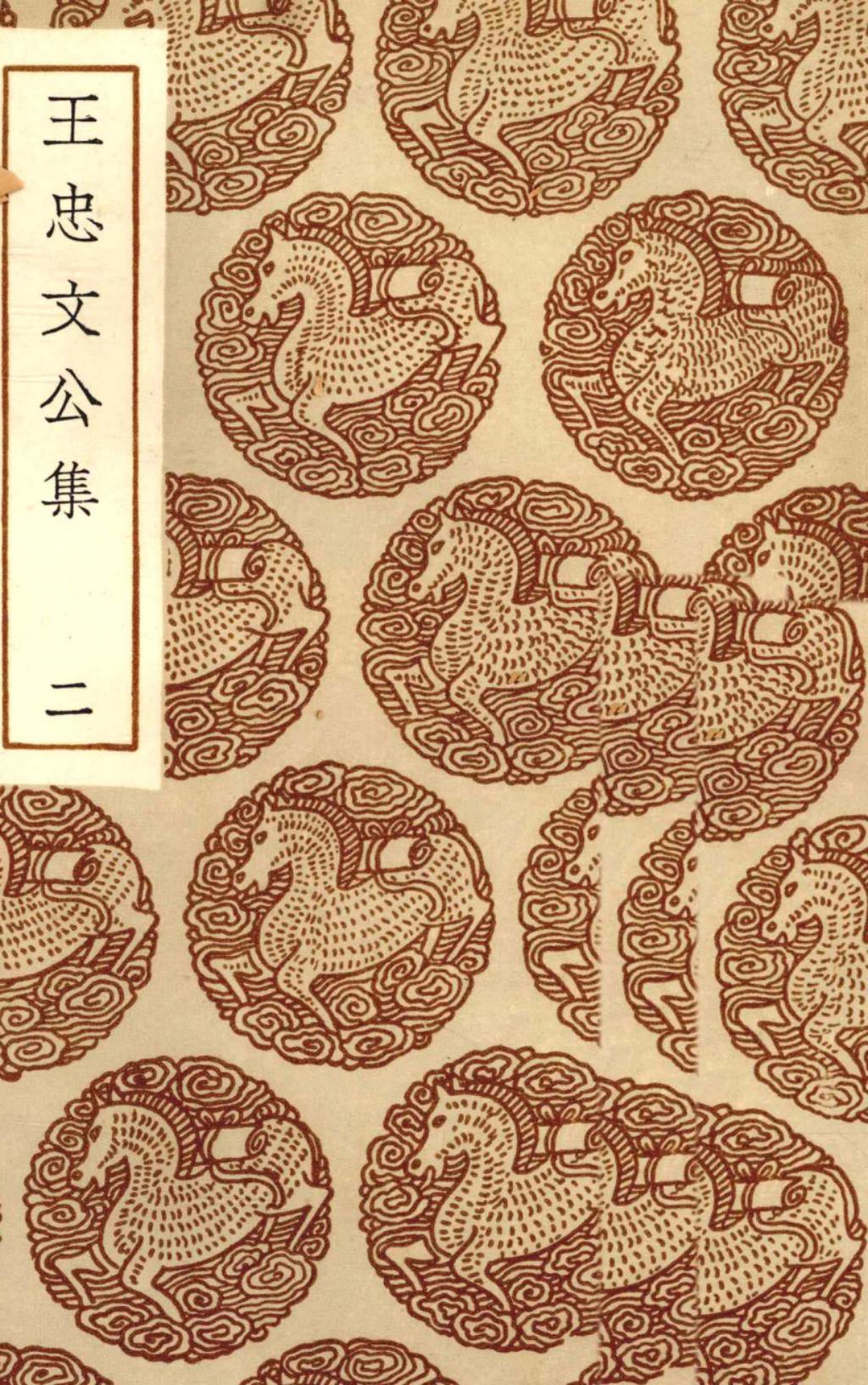


王忠文公集

二





集公文忠王  
(二)

撰 樞 王

# 王忠文公集卷二

## 宋景濂文集序

文章所以載乎學術者也。昔之聖賢其學可謂至矣。其於三才萬物之理。仁義道德。禮樂制度。治亂是非。顯隱鉅細之際。凡天人傳心之妙。帝王經世之略。無弗察而通也。其真知實踐。既有得於內矣。於是將以自見而淑諸人也。然後託於文章。以推其意之所欲言。故程子以謂聖賢之言不得已也。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闕焉。又謂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爲先。平生所爲多於聖人。然有之無補。無之無闕也。由是論之所貴文章之有補者。非以其明夫理乎。理之明不由其學術有素乎。然而古今文章作者衆矣。未易悉數也。始自吾婺而論之。宋南渡後。東萊呂氏。紹濂洛之統。以斯道自任。其學粹然一出於正說。齋唐氏。則務爲經世之術。以明帝王爲治之要。龍川陳氏。又修皇帝王霸之學。而以事功爲可爲。其學術不同。其見於文章亦各自成其家。而香溪范氏。所性時氏。先後又間出。皆博極乎經史。爲文溫潤縝練。復自成一家之言。入國朝以來。則浦陽柳公。烏傷黃公。並時而作。柳公之學博而有要。其爲文也。闊肆而淵厚。黃公之學精而能暢。其於文也。典實而周密。遂皆羽翼乎聖學。黼黻乎帝猷。踵二公而作者。爲吳正傅氏。張子長氏。吳立夫氏。吳氏深於經。張氏長於史。而立夫之學尤超卓。其文皆可爲善於馳騁者焉。然

當呂氏、唐氏、陳氏之並起也。新安朱子方集聖賢之大成，爲道學之宗師。於三氏之學，極有異同。其門人曰勉齋黃氏，實以其道傳之。北山何氏而魯齋王氏、仁山金氏、白雲許氏，以次相傳。自何氏而下，皆婺人。論者以爲朱氏之世適，故近時言理學者，婺爲最盛。然爲其學者，上而性命之微，下而訓詁之細，講說甚悉。其頗見於文章者，亦可以驗其學術之所在矣。嗚呼！尙論吾邦之文章。所謂無是言，則是理闕焉者，固班班而是。而有之無補，無之無闕焉者，尙足謂之文乎？吾友宋君景濂，蚤受業立夫氏，而私淑於吳氏、張氏。且久遊柳、黃二公之門間，又因許氏門人，以究夫道學之旨。其學淵源深而培植厚，故其爲文富而不侈，覈而不鑿。衡從上下，靡不如意。其所推述，無非以明夫理，而未嘗爲無補之空言。苟卽其文以觀其學術，則知其足以繼鄉邦之諸賢，而自立於不朽者遠矣。景濂旣不求用於世，而世亦未有以用之。其於文章尤自愛重，不輕以示人。以禪辱有同門之雅，間出其所著，俾有以序之。禪聞朱子序廣漢張子之文，謂其不知年數之不足，是以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嗚呼！不自滿足，而勉焉不息者，聖賢之爲學也。自高遠而底於平實，則其學之所至，豈不較然矣乎？禪輒誦是以序景濂之文，以致吾區區之意，且因以自厲焉。

送鄭士亨序

豫章鄭君士亨之東遊也，與予相好爲最深。君氣銳才富，昌而爲文，如逸馬健車，馳乎九軌之塗，捷不可

及如奔湍怒濤之在江河浩乎莫之而禦也其自見者既如此而尤樂於取友雖以予之無似亦辱與之定交不賓君之于我厚矣竊願有以質於君夫文者才與氣爲之也三代而下詞章之士鮮不以才驅氣駕而爲文非才與氣不足以爲文然徒恃乎才驅氣駕則歲時月邁氣有時而衰才有時而盡而文亦有時而蹠矣蓋才命于氣氣稟于志志立于學者也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我學不厭所謂立志于學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志壹則動氣所謂氣稟於志也苟非有志以基之有學以成之氣有不衰才有不盡而文有不蹠然者未之有也抑聖賢之基乎志以成乎學者非徒欲見於文而已也文者聖賢不得已而託之以垂世者也六藝之述七篇之作出於歷聘不遇之後而荀卿揚雄亦皆老而著書當其歷聘而未老也固輒有以見諸用也及卒於不用而後託之於文則文者豈非聖賢不得已而爲之者乎後之人志未立學未成大之不圖用天下國家而小之不思爲天下國家之用汲汲焉鰥鰥焉徒因其天資之美口耳之知惟詞章之爲務雕刻藻繪以盜名而譁世卒亦歸於泯滅而無傳其於聖賢之道不已末乎斯言也予之所夙聞者也以君之厚我不能不爲君道也予有志而學未成者也道所聞以質于君者幸君之輔我使底于成也士亨謂予今茲別去當入山益深入林益密而愈益肆力於爲學嗟乎君之志予之志也於君之別其能不自愧乎詩云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此予所望於士亨故序之以識別

朱左司集序

厲志先生朱公集若干卷。禱與公之曾孫烈既訂定而編次之。因序其後曰。公諱元龍。字景雲。婺之義烏人。宋嘉定十六年進士。歷溫州平陽。池州青陽兩縣尉。饒州司理參軍。皆有能名。遷處州縉雲令。改官擢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除宗正寺主簿。尋陞宗正丞。兼權左司郎官。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公之在左司也。京局官或挾權貴勢求舉牘。輒拒之曰。舉牘可以勢取耶。宦官陳詢益求建節事下都司議。公以謂優異內官寵賁節鉞。雖出於特恩。主張國是。愛惜名器。必由於公論。於事爲不可。宰臣傳旨令改擬。公曰。吾職可罷筆不可改也。有宗室與民訟圩田。衆莫敢引決。公曰。于法品官不許佃民田。奈何天子屬籍之親。乃有爭田訟耶。毅然決之。歲大旱。宰臣請天子拜佛以禱。公沮之曰。稽首號泥佛。常人不屑爲。顧欲天子爲之乎。時議括兩淮之浮鹽。公以爲朝廷而行商賈之事。廟堂而踵諸閫之規。使史氏書曰。括浮鹽自今日始。不可。又兩上封事。自宮禁朝廷以及百官萬民。皆痛哭流涕言之。先是史嵩之在督府。公劾其殺富民王倫爲非已。而嵩之入相。公遂斥去矣。郭右史磊卿。正士也。聞而歎曰。嗟乎。朱左司亦遭煩言。而鄭清之再入相。清之尤素惡公。切直或告公。有可以回宰相之意者。則應之曰。吾生爲正人。死爲正鬼耳。於是家食十年。卒老以死矣。自禱幼時。從長老得公言行。想見其人巖巖然不可犯。竊嚮慕之。及讀公家集。獲窺其剛大之氣。浩然無餒。益信公之正色立朝。危言峻行。不可奪者。一本於誠。非世之矯訐盜名。

者可同日語也。始公受學鄉先生毅齋徐公僑。旣又從四明絜齋袁公燮遊。徐公考亭朱子門人袁公象山陸氏弟子公之學。蓋會朱、陸之異以爲同。是以大節表表如是。惜乎不克展其所蘊。賣志以死。旣死。史闕其傳。其言行又無以暴于後世。不亦可悲也。夫故禱序其集。特論著其大節。俾後有考焉。

### 浦陽文藝錄敍

歷代史家於凡文籍。旣刪其要。而備著之爲志。曰藝文。而文學之士。復采而列之爲傳。曰文藝。志以著其人之文。傳以列能文之人也。然而志之所著。第存其文之名目。傳之所列。特敍其人之行能而已。夫史者。一代之書。無所不載者也。於文人之文。有難於具載。是以司馬遷、班固諸家間嘗卽其人之傳。而附錄其文之一二。後之君子。有志史學。而心存至公者。于郡邑之間。取古今人之文。而錄之。使其人恃是以不朽。豈非史家之遺意乎。此宋君景濂于浦陽之文。裒集東選。而文藝錄所爲作也。浦陽于婺雖小邑。而山川清峻。名人間生。其文往往緯俗經邦。有關於世教。景濂總古今得若干首爲內篇。而他邑之人。其文有爲浦陽而作。足爲其鄉士之黼黻者。復得若干首爲外篇。通內外篇爲書八卷。曰文藝錄者。合其人與文而稱之也。嗟乎。景濂於此。非其有取於史家之遺意乎。然予聞之歐陽子之論。以謂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百餘篇。少者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言之不可恃也。如此。嗟乎。言語文章。誠有不可恃者矣。豈其所以傳與不傳。要亦有幸不幸歟。苟其不幸。雖聖人之經。且或厄焉。而况後世。

之所著述其散亡磨滅也固宜使其幸也。鄆書燕說猶傳于世况于作者之文乎。今景濂之所錄片言半簡之僅傳者其人輒將恃之以不朽可謂幸矣。而謂文章雖麗言語雖工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爲果不可恃可乎抑徒其人之幸而所不可恃者因爲其不朽歟雖然彼其道德之修於身功業之施于當世則所不朽者固在彼而不在此矣故予爲之序以道景濂有志史學而心存至公以表其述作之意若裒集之博東選之精茲不詳論云。

河朔訪古記序

河朔訪古記二卷合魯君易之所纂予爲之序曰合魯實葛遷祿本西域名國而易之之先由南陽遷浙東已三世易之少力學工爲文辭旣壯肆志遠游乃絕淮入潁經陳蔡以抵南陽由南陽浮臨汝而西至于雒陽由雒陽過龍門還許昌而至于大梁歷鄭衛趙魏中山之郊而北達于幽燕於是大河南北古今帝王之都邑足跡幾徧凡河山城郭宮室塔廟陵墓殘碣斷碑故基遺跡所至必低徊訪問或按諸圖牒或訊諸父老攷其盛衰興廢之故而見之於紀載至于撫時觸物悲喜感慨之意則一皆形之於詠歌旣乃哀其所紀載及咏歌之什以成此書夫古之言地理者有圖必有志圖以著山川形勢所在而志則以驗言語土俗博古久遠之事古之言詩者有雅頌復有風雅頌以道政事美盛德而風則以驗風俗政治之得失故成周之制職方氏旣掌天下之圖而邦國四方之志則小史外史實領之太師旣掌六詩而列

國之風則觀風之使實采之所以然者蓋志之所見王道存焉風之所形王化繫焉故設以官守達諸朝廷所以考一代之政教豈徒取爲虛文也哉然則易之此書其所紀載猶古之志其所咏歌猶古之風歟惜乎今日小史外史之職闕而觀風之使不行此書不得達於朝廷之上以備纂錄廣而傳之徒以資學士大夫之汎覽而已抑予聞之古之志領之固有其職古之風采之固有其官而其爲之者類皆博聞多識懷道秉德之士故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然則學士大夫觀乎此書其亦可以知吾易之之爲人矣易之名迺賢其北遊歲月具見篇中茲不著

### 國朝名臣列傳序

古者作史之體大要有二曰實錄曰正史是已實錄之體倣乎編年而臣僚之得立傳者其傳皆係乎月日薨卒之下及爲正史然後紀表志傳門雖品別而傳又分名定目各以類相從也然傳之在實錄者不過具其行能勞烈之始末而正史之傳加以論贊之辭者實錄修于當時正史撰于後代且其體有不同故也國朝沿襲舊制其修累聖實錄咸有常憲而名臣之當附傳其間者久猶闕如蓋自大德丙午迨今至正戊子屢詔史臣纂修以補實錄之闕亦旣具有成編矣而金匱所藏人無由窺之遠方下士於聖朝盛事先後本末賢相良將之功績鉅儒循吏之德業鏗鏘炳煥可以震耀于無窮者皆莫及知在天歷中史臣蘇天爵嘗擴摭名臣家傳碑誌以爲書謂之名臣事略然以國朝人物之衆盛而與其列者僅四十

七人則其未及搜訪甄錄者固多也。禪不揣不才。因仍四十七人者。復博求于世臣之家。又得七十三人。人各爲傳。而贊以論贊。名曰國朝名臣列傳。總百有二十。輒用正史之體。倣宋東都事略而爲之。其文雖不能馳騁。而辭則質。其事雖不能該博。而實則真。于是一代之人物。可概見矣。其於妄作之誅。固所不免。然傳之同志。非唯可以廣見聞。其間一二有可取者。他日上諸朝廷。未必不足以備史臣之採擇云。

送金華尹徐君序

婺之屬縣。六十年以來。爲令而有循良之名者。吾得三人焉。於義烏得一人。曰臨江周自強。字剛善。於武義得一人。曰天台許廣大。字具瞻。周君治民。一以惠慈。務阜其財。而綏安之民。之愛之。不啻如父母。生爲立祠。旣去且久。猶思之不忘。許君之治。濟以剛果。爲民興利除害。政績殊異。嘗攝金華令。武義之民。訴於大府。曰吾願還吾許君。金華之民。亦訴曰。幸勿奪吾許君也。二君之得民如此。不問可知。爲循良之吏矣。繼二君之踵者。于金華得一人。則今平陽徐君允益。友直其字者也。蓋婺爲郡。治金華。而今復爲浙東憲司。所治政務繁劇。號稱難爲。徵需所集。沮而不辦。則取怒於上官。一切奉承之。民將不勝其敝矣。君材周而用裕。謹身帥先居。以廉平。民之幽隱。罔不通達。上有需斂。必其所尤急者。乃爲之辦。而能使不至於病。民。民有來輸物以供上之橫斂者。輒瞑目歎曰。吾不忍見也。由是悉感其誠意。而樂爲之役。他惠政及民者。甚衆。仁心仁聞。藹然著聞。邦之人士。咸以謂周、許二君之後。善爲令者。無如徐君矣。嗟乎。守令之于民

近且重易知也。天子大臣所以選任之者，固甚勤也。選任之既勤，復命奉法之令，嚴刺察之科，以繩治之。其不任職者，往往輒罷去而日者，又詔廷臣各舉所知，以應選舉。當其選與不中選者，定爲賞罰各有差。又郡縣上下，則使遵督攝之法，以相激勸。是天子大臣憂閔斯民，而重守令之意，可謂無不至也。而歷年于茲勤於求而應之者愈乏密於法而遵之者益慢。令之足稱者，卒未之多見也。故雖以婺之六縣，更六十年之久，爲令者亡慮二十餘人，而以吾所得者，僅此三人，令難其材，固如是哉。然而周君、許君之終更也，朝廷知其材皆長于治民。周君雖已陞五品階，而猶選之令金溪公卿薦許君可任館閣，而復選之爲鄧令，豈以令之材難其人故歟？今徐君之滿考也，廷臣持銓衡行省者，乃除鎮撫于漕府，豈徒計其品秩，不知材之所長何如也？予因金華失良令，爲其民惜且怪持銓衡者不能盡人之所長，遂道予所常論者，序以送之，以告于上之人，并勉天下之凡爲令者焉。

### 夏小正集解序

夏小正，世以爲夏書。其書在大戴禮中，傳之者戴氏也。鄭康成爲之註，或曰盧辨註，謂爲鄭氏非也。潁川韓元吉氏嘗以范太史家藏舊本校定之，然與故所傳關本訛舛不同。會稽傅崧卿氏又據關本而爲訓釋，實多所補正。及考亭朱子集儀禮尊信小正而用之，經其論定者，旨益加明矣。今括蒼趙君復集諸家之說而爲之解，於是爲尤詳密者也。以予論之，小正之爲夏書，不可無疑者，孔子定書斷自唐虞，虞書以

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爲重事。小正其遺法也。孔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及答顏淵以爲邦。曰。行夏之時。而作春秋。用夏時以冠月。其有取于夏時如此。設小正誠夏書。則在孔子所必取。然而不與禹貢同列於百篇。何耶。鄭氏謂夏時者。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則以小正爲夏書者。鄭氏也。不信聖人。而漢儒自信。可不可耶。禮記月令。漢儒皆以爲周公作。而其中雜有虞、夏、商、周、秦、漢之制。殆漢末諸儒。採呂氏十二月紀。淮南子時則訓等書爲之耳。大戴禮之有小正。小戴禮之有月令。烏知其非類耶。或曰。呂氏據夏小正以正四時。或曰。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應候而無日數。至時訓乃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十日爲節。因小正而加詳也。意者小正特出於月紀。時訓之前者耶。是則以小正爲夏書。誠有可疑者也。趙君之言。謂鄭氏以小正爲夏書。本無左驗。所紀昏旦中星。與星之見伏。率與月令月紀時訓不合。唐一行推以歷術。知其實在夏時。其爲夏書無疑。是又不然。天雖高。星辰雖遠。世安知非精歷數者逆考而遡推之。求其故以著于書。亦豈可遂信之而不疑乎。世以本草爲神農之書。素問爲黃帝之書。其果出於神農、黃帝否乎。本草、素問不可必。其出於神農、黃帝月令不可必。其出於周公。則小正之爲夏書。予固不敢不致疑其間也。惜乎趙君已不可作。不得以予所疑者質之。然君之爲此書。則旣考覈詳而論辨密。卓見絕識。往往而是。不其有可傳者歟。第其真本及所著他書。皆厄于兵。而此

篇者乃其伯氏掇拾遺藁重所繕錄章句字畫之脫誤不能無之覽者擇焉而已君諱有桂說仲其字學行志業具載宋太史所爲墓志茲故弗道而論予所疑者序其書焉

### 水經序

水經漢桑欽所作藝文志缺弗錄而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酈善長注善長道元字也然皆不著撰人氏名舊唐志乃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爲誰但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至新唐志始謂爲桑欽作又言一云郭璞作蓋疑之也按前漢書儒林傳古文尚書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晁氏讀書志謂欽成帝時人也今以其書考之濟水過壽張卽前漢壽良縣光武所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卽狄縣安帝所更名荷水過湖陸卽湖陵縣章帝所更名分水過永安卽彘縣順帝所更名則其書非作成帝時若順帝以後人所爲矣又其書言武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注謂武侯所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又云江水東逕永安宮南則昭烈託孤于武侯之地也又其言北縣名多曹氏時置南縣名多孫氏時置是又若三國以後人所爲也又云改信都從長樂則晉太康五年也又河水北薄骨律鎮城注云赫連果城則後魏所置也此其書又若晉後魏人所爲也意者欽本成帝時人實爲此書及郭酈二氏爲傳注咸附益之而璞晉人道元後魏人也是故山海經禹益所記也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之名本草神農所述也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秦高真定臨淄馮翊之稱爾雅作於周公而云張仲孝友蒼頡篇

造于李斯而云漢無天下要皆後人所附益非復其本文然則水經爲欽作無疑蓋久而經傳相淆而欽之本文亡矣本文雖亡可不謂爲欽作哉通典謂郭注多疎略迂怪而已不傳今酈注四十卷固完而舊本往往失于遷就有錯簡金蔡正甫氏嘗作補正三卷而亦不傳今唯酈注舊本猶行而已夫天地之間唯水爲多故水者地之脈絡也大川相間小川相屬而凡郡縣州道瓜列棊布皆因水以別焉地理之書始於禹貢而禹貢之分九州必主山川以定經界誠以山川之形縣瓦無易州縣之設更革不常故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不能移也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不能遷也此禹貢所以爲萬世不易之書也後世史家主于州縣以爲書州縣更革其書亦遂以廢而不傳以彼之易於不傳則水經之書其果得而廢之歟大抵此書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有七江河在焉而酈氏注引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一其源委之吐納沿路之所經纏絡枝煩條貫手夥搜渠訪瀆靡或漏遺總其概而覽之天下可運于掌矣故自禹貢以後此書最爲近古而不可廢豈亦所謂萬世不易者歟顧世之爲地理學者莫不卽邇而昧遠就簡而憚煩而卒亦紛糾而無所據桑氏之學廢不復講久矣不亦惑哉故予因爲序論以致予意抑予之力豈能重其書覽者考其迹求其故而觀其會通必有能識其要者矣

章氏族譜序

龍泉章氏族譜四篇二十一世孫溢之所著而章氏有譜自溢始前乎此非無譜也蓋其族盛於建之浦

城而分於處之龍泉其居溫之永嘉婺之永康者亦本於浦城與龍泉爲同祖四族子孫碩大繁衍在故宋時每間歲或數年輒爲會會則各出譜牒互考而續書之曰慶系圖則其族各有譜舊矣龍泉之譜尤稱詳備然皆荐經兵燹亡軼弗存溢爲是懼乃因本房小譜及歷代墳記之僅存者復旁搜遠採裒集而次第之著爲是書本文原派秩然有序於是章氏號爲東南巨族者益可考不誣則其族之有譜雖謂始於溢可也夫氏族古史官之所記也周有小史定世繫辨昭穆故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于春秋諸侯卿大夫名號統系左邱明以爲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以溢爲族邑亦如之自後受姓命氏日益衆多遭秦滅學公侯子孫失其世及漢興司馬遷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人人乃知姓氏所由出終漢世有鄧氏官譜應劭氏族篇王符姓氏論魏晉以來有司選舉必稽譜牒以考真僞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宋何承天作姓苑復以充廣前志至唐有貞觀氏族志元和姓纂路敬淳姓略柳沖族姓系錄當世薦紳之流無不明乎姓氏之學者自王學之後喪亂相仍譜牒俱廢士大夫之習其學者遂鮮矣嗚呼崇德貴功尙論氏族此聖人所以維持天下別昏姻辨族類厚風族扶世教大宗小宗之法所賴以久存者也自宗法壞而門地盛門地盛而譜牒興及譜牒既亡人始不知其本矣章氏序系所從來者遠今溢獨鰥鰥焉推念本始而究心于譜牒迄能以亡而爲完尊尊親親之道藹然可見其可不謂知所本哉雖然論氏族之盛衰由子孫之賢否若漢之袁氏楊氏陳氏唐之柳氏宋之戚氏呂氏

其操義風槩異世不替皆足以厲天下矯異代豈徒以富貴之故乎章氏在異時常顯矣然則世濟其美而令聞長世固有不在彼而在此者溢字三益方以宏才粹德嚮用于時古稱能世其家庶其在是矣乎

贈丹徒令呂君序

呂君敬夫由中書掾出爲丹徒令或有言者曰呂君醇厚恭謹之士也若之何而爲令耶今之爲令者必其智足以籠民威足以箝民然後民從令而事功集也是故智以籠民近乎詐非恭謹者之所習威以箝民近乎猛非醇厚者之所務若之何敬夫而爲令耶予爲之言曰世道之變不同而民情之好惡無不同夫民之情未有不好善而惡惡好德而惡刑者也故長民者非得醇厚恭謹之士不足以從民好是故醇厚有以使民勝殘去殺而樂其生恭謹有以使民敦禮興讓而易其俗德以本之善以刑之與民同其好而治功成矣然則醇厚恭謹之士固所以長民者也古之長民者何莫不然顧獨不可有爲於今世耶抑爲令於今世者亦誠難也古之取民井田什一而已古之役民歲三日而已今也粟米力役之征蓋無藝也取之以非所產役之以非所能民力且已竭矣民力既竭有不堪命而長民者徒以催科期會爲急務於是籠之以智以愚之使不敢喘息箝之以威以聾之使不得怨嗟而民情益以蹙矣亦豈從政者所樂爲哉謔於勢故也故曰爲令於今日者亦誠難也雖然變而通之不存乎人乎夫苟崇德而聳善使民得以樂其樂而利其利則民且將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矣征徭之重云乎哉傳有之平易近民民必親之

平易之政。非醇厚恭謹之士而孰爲之也。厥今在上之人。知人惟明。用人惟允。敬夫素以文學名。今特用爲丹徒者。豈不以從政而尙威智。武夫俗吏之所爲。故擇醇厚恭謹之士如吾敬夫者。嘗試之以爲之兆耶。嗚呼。是殆未易與世俗道也。徐君炳文。與敬夫爲僚友。於其行。屬予爲言。書諸簡。以贈敬夫。予惟敬夫。儒者也。儒者之用。不著於世久矣。故因或者之言。而推論之。蓋望吾敬夫之益勉之也。丹徒隸鎮江。鎮江守曰楊君。亦儒者。予所友也。敬夫往以予言質之。其必以爲不佞矣夫。

### 孝經集說序

孝經有古文今文之異。當秦燔書時。河間顏芝藏其書。漢初芝子貞出之。河間獻王得而上諸朝。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之徒。皆名其學。凡十八章。所謂今文也。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孝經與尙書於壁中。以爲秦時孔鮒所藏。昭帝時。魯國三老始以上獻。孔安國爲之傳。凡二十二章。所謂古文也。劉向典校經籍。實據顏本。以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鄭衆、馬融、鄭玄皆爲之註。專從今文。故古文不得列於學宮。而安國之本亡於梁隋開皇中。王劭始訪得之。以示河間劉炫。炫遂分庶人章爲二。曾子敢問章爲三。又多閨門一章。以足二十二章之數。且序其得喪。講於人間。時議皆疑炫所自作。而古文非復孔氏之舊矣。唐開元間。詔諸儒集議。劉知幾請行孔傳。司馬貞力非之。獨主鄭說。玄宗自爲之註。用十八章爲正。先是自天子至庶人五章。惟皇侃標其目。冠於章首。至是用諸儒議。章始各有名。如開宗明義等類。